



五公祠史话

伏波将军路博德雕像

五公祠以一种特有的贬官文化向世人展示着海南历史发展中那不容掠过的曾经，那些在时空交错隧道中虽流经千年亦同样闪出光辉的名字：李德裕、苏轼、李光、赵鼎、李纲……他们悠远而弥近，以弘毅坚韧的血气，维系着一段历史，也维系着海南贬官文化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源自于两汉伏波的凌云远志，亦源自于万里伏波的沙场豪情。

“两汉将军辅国丰功昭万古，二朝人物安民大德耀千秋。”

这是挂于海口五公祠景区内两伏波祠正门两侧圆木立柱上的一副楹联，诉说着两伏波开琼安民的历史功绩。只是祠内无限事，伏波引自来。

将军引弓 两伏波：

文／本刊特约撰稿 周娟

伏波开琼

路伏波首定南越

路伏波，名路博德，生卒年不详。西汉朝西河平州（今山西离石）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伏波将军。首辟海南的高级将领。

他踏浪而来，第一次抚定南越。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丞相吕嘉叛乱，领兵攻入王宫杀害了南越王赵兴、樛太后和汉朝的使者，同时立赵建德为新的南越王。汉武帝派将军韩千秋及樛太后的弟弟樛乐，率兵2000前往南越准备刺杀吕嘉，不想却遭吕嘉设计，全军覆没。自此，吕嘉更是派兵在南越边境的各要塞严加防守，拥兵与汉朝相持。汉武帝震怒，在抚恤死难者亲属的同时正式下达了出兵南越的诏书。伏波将军路博德便应降服波涛之需被推上时局。而这一推，便成就了乱世后全粤的安稳，亦成就了伏波将军的英名。

这是路博德的机遇。

元鼎四年（前113年），路博德奉命挥师南下，与楼船将军杨仆会师南越都城番禺，一举擒获南越王赵建德及丞相吕嘉。南越至此平定。

司马迁说“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其实在攻南越的关键战役中杨仆斩获最多，军功远胜路博德。惜杨生性残暴，纵火烧城，并对受降俘虏肆意虐杀，迫使大量南越士兵投逃路博德帐下。而路博德也显然宽以示人，设营召降。待南越平定，即“饮马情耳，焚舟琼山”，将南下大量战船焚毁，安抚民心，以示息战，实深谋远虑。深受武帝赞赏。

此后，汉朝在南越之地设立了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于海南岛设珠崖、儋耳二郡，由此开始了中央政权对海南的直接统治。将军路博德也因伏波之功而在历史中显名。

当然，历代最著名的伏波将军，却要属东汉光武帝时候的马援马伏波。

马伏波操戈开琼

马援，生于公元前14年，卒于公元前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出身官宦世家，为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之后。他十二岁丧父，却倜傥疏达，守礼重亲，少时即身怀大志。常对宾客谈起“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待晚年仍以“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为念。大半生戎马疆场，立下赫赫战功。尤其在平定交趾的“二征起义”中，他的军事生涯达到鼎盛。

据历史记载，东汉建武十七年（41年），南方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聚兵反叛，发动了二征

起义。九真、日南、合浦各郡纷纷响应，随即攻占岭南七十余城，征侧甚至自己建立政府，自封为女王。光武帝闻讯立即命马援为伏波将军，督楼船将士数万南下，缘海而进。后与征王及其将士在浪泊（今越南北省仙山）激战，大败征军，二征亦在战中被俘斩首。随后，马援乘胜进击征侧余党，斩获俘虏数千余人。自此，岭南地区全部平定。马援又在日南郡象林县立铜柱，表示这里是大汉王朝的南端界限。郝玉麟撰修的《广东通志》称马援南征交趾，“抚定珠崖立城郭”。张岳崧所撰《琼州府地》卷二九亦载：东汉时，伏波将军“往来海南，抚定珠崖，调立城郭，置井邑”。由此将马援开拓海南之功载入史册。后马援因平二征之功加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至公元48年，又以62岁高龄率兵击武陵五溪蛮，不料溽暑疾疫，病死在军中。

王夫之批道：“老而无厌，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诚足厌也。好战乐杀而忘其正命，是为‘逆天道’。”

后世学者钱穆却叹曰：“马援是个大豪杰，闻其风，一样百世可以兴起。不要钱，不享老福，情愿马革裹尸还葬，还不算是一豪杰吗？惟其他能具有这套豪杰之气，才能表现出一个最高人格来。”

屈大均《广东新语》亦称：伏波神，为汉新息侯马援，侯有大功德于越，越人祀之于海康、徐闻，以侯治琼海也。”

无论世事评述，伏波将军马援，确真如曾国藩所说“亦旷代英杰”。

开拓之功传千古

两伏波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同以武力威震岭南，在民间被当作圣灵来膜拜。在两广地区这些伏波祠（庙、庵）处处可见，有祭马援、路博德其中一人的，也有二人合祭的。这些祠、庙、庵，自汉迄清，不断修治，一般兴建在江、河、湖、滩、海滨之处，大概民间以为伏波将军能使波平浪静、行路平安。尤其是马伏波，民间认为“（新息）侯有大功德于越”、“尤威灵”。在海南亦有伏波庙、伏波祠供海岛人民祭祀。今海口有两伏波庙位于五公祠内。而据《正德琼台志》记载两伏波庙本位于“郡城北六里龙岐村”，北宋时期建成。此后一直到清代都是历代官府主祭两伏波将军的场所。后经清雍正八年（1730年）进行一次大修，又经道光二十九年（1849）、咸丰三年（1853

年）、同治十年（1871年）等多次修葺，在民国六年（1917年），两伏波祠最终在琼崖道尹朱为潮的组织下从龙岐村迁往五公祠重建。后又经一次大规模重建，形成了今天所看到的规模。

其实，不仅在民间有下层的民众将两伏波顶礼膜拜，贬寓海南的名将文士亦对两伏波崇敬有加。像宋代文豪苏轼，流贬途经雷州半岛的徐闻县时，便在当地县令冯太钧的陪同下，到二伏波庙里祈求平安。待三年后遇赦北归时，路过琼州府城北郊的龙岐村又特意到两伏波庙还愿。当平安北渡抵达徐闻县后，又撰《伏波将军庙碑记》



五公祠内的两伏波祠。

一文，尤书“至险莫测海与风，至幽不仁此鱼龙，至信可恃汉二公”以叩答神恩。后来，贬谪海南的抗金名臣李纲也在遇赦北归之时，亦祭祀于龙岐村的二伏波庙，并于途中所作《武威庙碑阴记》中记载了苏轼作《伏波将军庙碑记》之事，同时将亲手抄写的《伏波将军庙碑记》请人勒石树碑立于徐闻伏波庙中，并作《伏波将军庙碑阴记》刻于该石碑的背面。

历史的车轮滚滚而前，两伏波在海南的开拓之功历经两千年时光的碾压痕迹越发深刻，曾经那个踏浪而来以定南越、开九郡的路伏波成了一种“伏波”的象征，那个“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战将马伏波成了一种“军魂”的表现。是的，人世中狂沙巨浪，有他英勇伏波；待男儿驰马疆场，念“马革裹尸”又谁敌豪情。这是海南人民的精神需要，亦是海南文化的需要。 **周娟**



伏波将军马援雕像